

[日] 高村 薫

新李尔王

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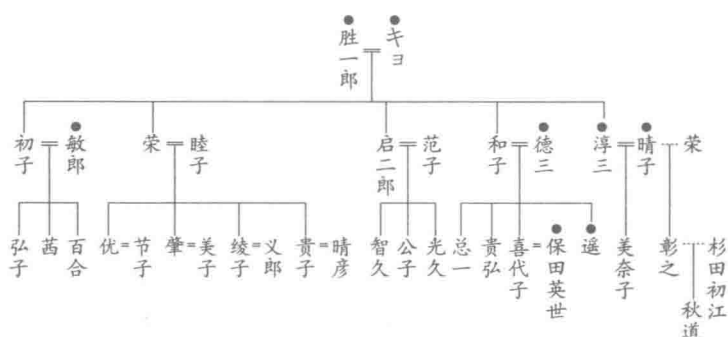
于婧 译

新李尔王

新リア王……………

新李尔王

新リア王……………



【政 官 界】

福 泽 荣	自民党代议士 (46 年—), 自民党青森县联会长
福 泽 悠	自民党参议院议员 (80—86 年), 青森县知事 (87 年—)
福 泽 肇	福泽建设社长, 福泽荣后援会连合会长
福 泽 百合	福泽荣后援会事务局长
福 泽 总一	福泽水产社长, 福泽荣后援会三八支部长
福 泽 贵弘	通产官僚
保田 英世	资金管理担当私设秘书
竹 冈 洁	选举区担当私设秘书
熊谷 洋三	政策担当公设第一秘书
户 田 贤一	庶务担当公设第二秘书

久保田 义己	自民党参议院议员 (80 年—)
久保田 健一	八户市长 (83 年—), 义己的儿子
重森 幸七	青森县知事 (79—87 年)
笹木 三千男	八户市长 (83 年卸任), 自民党代议士 (83—86 年)
小 岛 圭介	自民党代议士 (76 年—)
近 藤 治彦	自民党代议士 (86 年—)
浅川 知则	自民党代议士 (79—83 年, 86 年—)
米 村 正一	社会党代议士 (83 年卸任)

第一章

筒木坂

雪为何如此黑暗？世界仿佛剥开表皮，展露出真正的自我。

——瞧，这就是我。

无际的、真空的暗，将视线吸收殆尽，不给出一点光明。莫非这是无数黑之又黑的薄膜？黑暗，当真是如此昏幽犀利之物？福泽荣品味着刺痛视网膜的黑暗，凝视着西津轻的雪夜，只觉得这漆黑就和无人又无兽的原始一般充满暴力。

他隔着出租车的窗玻璃眺望雪景，却立刻察觉眼睛本身有种不协调感。没有要事，也没有问题要想，只是望着景色——这双眼睛有多少年没做过这种事了？好新鲜的感觉。回忆往昔，无论身在何处，总要先拿眼睛扫视一下这是谁、那是谁，再窥视一下他们的表情，然后就没什么东西可看了。无论是在永田町还是在选举区，总是如此。而现在，这双眼睛前突然出现了一幅没有人烟的雪景，这才把自身的功能调整回接受光线！好不祥的器官！荣这才发现，那景色中蕴藏着让七十五岁高龄的脊髓深处为之一震的新鲜，只是景色有所不同而已。

双眼竟会如此紧张，真让人不甘，甚至让人厌恶。

要是我在另一个世界，过着另一种人生，是不是就能让这双眼睛多饱些眼福呢——我究竟有没有产生过这种想法？

荣暗自惊讶，又迅速否定了这种惊讶，空留粗糙起来的皮肤的感触，又进入了新的扪心自问中。说到底，那氛围——从背后，或是擦身而过时飘来的耳语。思维旋转时，又传来另一个脚步声，停在身旁。非白昼也非夜晚，如烧开水般咕咚咕咚的空气，紧贴着这皮肤。先搭话的那人投来焦躁的眼神，我正要尝试着读取，却发现那人也跟我一样被另一个悬念分散了注意力，眼睛早已不在我身上。是叫回他还是无视他，不得不在一瞬间做出决定。那空气仍紧贴着这皮肤，让人战栗不已。然而这种空气已成为他身体的一部分。瞧啊，国会议员福泽荣在此！他得意扬扬，喃喃自语。*

车窗外仍是昏天黑地的雪。这是他司空见惯了的家乡的暴风雪。伴随着微弱的光，朝四面八方吹个不停。这昏暗的磷光反而让漆黑更深，密度之高刺痛了所见之人的眼睛。充满暴力的黑——荣再次漫无目的地想到。

之前他看到了木造町的路牌和微弱的建筑物亮光。过去几分钟了？旧街道边的雪原没有一点亮光。也该到筒木坂了吧，荣心想。除了他的选区，他对其他地方的地理毫无自信。想来一年前的这个季节，他曾赶来青森参加知事选举的拉票活动。去的是津轻北郡与西郡的大票仓——五所川原和鲇泽，并没有去中间的木造町。话虽如此，他毕竟是这个县选出的国会议员。当了四十多年议员，却对这个西郡一无所知，真是怪了。一九八〇年首次推举长子优参加参议院地方选举也好，一九八六年再选也罢，他都亲自拜访了好几位西津轻的市町村长，免得流失选票。不仅如此，西郡后援组织的誓师

大会他至少参加过两次。莫非是鲮泽那边的？不对，不可能没来过木造町。他立刻否定了。对了，远离市中心的北部有一条通往车力和市浦的屏风山旧街道，那边呢？记不清了。

荣本想搞清自己为何这么不熟悉这儿，不料却陷入了另一个新的疑惑。嘈杂的感触再次覆盖住皮肤。说起迷茫，还有件事。一千两百亿规模的屏风山土地改良项目是他牵头搞的，但他没出席竣工典礼。何以如此？至今想不起来。兴许是一九八三年日本海中部地震时光顾着视察，没时间吧。但也不是完全挤不出时间。一切只能用“漠不关心”四字解释。这波“不确定”的地震其实另有震源——察觉这一点时，荣总算在紧迫的自问自答中发现了些许线索。震源在这儿？在这片土地上？晴子父亲的老家本来也在这儿。晴子生的儿子就住在附近的草庵里，而我却对这片土地一无所知。这究竟算怎么回事。而且，我为什么要去筒木坂啊？这要如何解释？

晴子……

荣不确定他究竟想呼唤回什么东西。也许只是个名字的回响。品味空无一物、没有实体的虚空穿透额头的那种感觉，倒也不错。往事皆成云烟。十余年前归西的故人，就像雾霭一样缭绕身畔，这堪称最自然、最理想的状态。说不确定，的确有些不确定，但“晴子”这名字所包含的浑然……光是那浑然，就能充满整个鼻腔。他还能奢求什么呢？

方才开始的自问自答何其暧昧。鼻腔附近的一抹空气中，有着处于成形边缘的模糊乡愁，或是晴朗，或是苦涩。那股波动极其微小，并不会压迫荣的身体的某个部分。晴子——

不，荣的迷惘其实是来自儿子彰之。无论是哪个，都不会比坐在这里胡思乱想的我更不确定。更重要的是，这不知是重是轻的时间究竟是不是现实？再者，彰之真的身在筒木坂吗？去年偶然在野边地见到他时，他的确身着袈裟。他的自尊心太强了，强到无法让别人怀疑，甚至无法变得更有人性。这样的他，真能老老实实在地当和尚？我连这都不知道……想到这儿，荣陷入了迷惘之前的无所作为，又冒出了一个新词：无所事事。出租车座位很不舒服，膝盖牢牢贴着前座的背面，动弹不得，隐隐作痛。脚下的引擎响个不停。这辆车是在机场打的。司机看着前方，后脑勺的硬毛从帽子底下露了出来。一旁的后视镜上吊着一枝假花，摇摇晃晃。荣盯着那朵花，思索着这里的不协调感。一言以蔽之，皆因他来到了离东京六百公里之遥的地方。荣在国会期间翘班逃了出来。

“走前面那条小路就到筒木坂了。”

司机突然发出没有底气的声音。长久以来，荣习惯了坐专门接送他的车子，司机从不会跟他搭话。话说那个山岸治雄当他的司机足有二十多年，只把制服帽的后脑勺对着他，不分昼夜。那山岸的声音是什么样的？今天早上在世田谷的家门口接荣时，他应该打过招呼才对，但他深知怎么发声不会吵到荣的耳朵，要么就是荣根本没注意听。掠过脑海的为何不是秘书，也不是家人，而是司机？荣困惑了片刻。这会儿，山岸肯定把车停在了砂防会馆后面的赤坂王子酒店别馆附近的黑暗中，抿紧双唇，坐在车里发呆吧。就像去年秋天检察院闹腾那会儿一样。他的脸特别显老，跟黄瓜一样。

他思索起各种平时绝对不会考虑的事情，真是无所事事。荣渐渐不快。方才还贴在皮肤上的那种战栗般的永田町空气已不知去向。他太无聊了，只得竖起耳朵倾听引擎的响声，听得耳朵都疼了。那个帽子包不住头发的司机好像比荣更不熟悉这一带，甚至不知道筒木坂，更不知道那里的普门庵。沿着旧街道开了许久，那司机说应该快到了，好像很是没底，又对着挡风玻璃自言自语。普门庵，是不是在村子里啊，要不要在这儿问个路啊，不过啊，雪这么大，不知道有没有人醒着啊，乡下人家睡得早，没办法啊——

出租车转了个弯，开上了一旁的小路。雪原的黑暗在树林那头突然远去，通往村庄的雪路与空气也越发昏暗，漆黑一片。在层层叠叠的漆黑之中，好容易出现了几户民宅的亮光，不料转眼就过去了。出现一个，又立刻消失。车窗外唯有压迫视网膜的暗夜。就算这村子没几户人家吧，这过得也太快了些。是迷路了吗？这是哪儿啊……司机喃喃道，停了车。矗立着的大树发出巨大的轰鸣声，仿佛大雨滂沱。

这是什么声音？就好像黑夜的一部分裂开了一样——荣抖了抖，仰望着不知延伸到何处的漆黑的、厚实的树影。现在是冬天，树枝上挂满了歪歪扭扭的豆果，随着风发出响声。是皂荚树。那粗壮的枝干插在大地上，只能用“暴力”二字形容，它是如此漆黑，如此激烈地颤抖鸣叫，仿佛在凝视着荣这个迷了路的陌生人。如果是春天或夏天，皂荚树的枝叶倒算是寒酸的，但在其他树木失去色彩的冬天，它便丑态毕露，没有比它更适合黑暗的生命了。

荣缓缓觉醒着，想进一步确认包裹着他的空气究竟是什么。他让全身化作眼睛，再次发动出租车的司机则变成耳朵，司机说个不停的声音无形地跳跃着。

“对了，前一阵子我带着认识的老婆婆去赤仓大人那边，走着去的，路边有个小祠堂，上面坐着个女大仙，祭坛上有大师，有龙神，有权现，还有观音菩萨！可热闹了。那个大仙好像很灵的，敲锣打鼓的，还说有个死胎想见你，要去寺庙上香才行。那婆婆听说有死胎，吓得哟，哭个不停……”

荣有一句没一句地听着，暗暗点头称是。岩木山脚下的赤仓地区确实有这种民间信仰，但那边不是他的选举区，所以他立刻没了自信——不，该说是兴趣。何况，哪里会有对每个普通百姓都关心备至的政治家呢？就算是拿“我将二十年人生奉献给了县政”当口头禅的重森幸七都不例外。荣心想，重森身为自民党的县知事，在选举时期总会遍访各地，装出一副很关心老年人的样子，满口家乡自立的希望，唾沫横飞，其实呢，他唯一的能耐就是开口跟霞关要钱。这种“官制人”岂会对赤仓大人和大仙有兴趣啊。将重森赶下知事宝座的长子福泽优亦然。最终，荣还是没想出个答案。

津轻和下北的神仙，建设新干线，核燃料循环设施……

他品尝着心中那一抹不协调感，暗想这男人难道就不能消停一会儿。

就在这时，暗夜的某处突然喷出一股轻音乐来，让荣的老心脏咯噔一跳。丁零当啷，刺耳的金属声逐渐接近，又伴随着车前灯一瞬间超过了出租车。仅此而已。超车时，荣瞥

见车里坐着几个年轻人，还有一台录音机。那人工的电气喧嚣与大城市无异，令荣很是厌恶。但转瞬之后，他只得继续坐在座位上，思索着这个世界的不确定性。那辆车开远之后，深夜的黑暗越发深邃，不断扩散，黑暗的薄膜仿佛张张在激烈震动，又像在沸腾一般富有压力。盘踞在内耳边上的震动是刚才听到的音乐所致？拨开一切，无所遮掩的这份震动，是刚才的音乐吗？在这黑暗与寂静之中，荣的眼睛和耳朵快发疯了，他继续搜寻着合适的词汇。源源不断的暗夜之膜没有停歇。在远处等待着他的究竟是什么？他的眼睛看着远方，但没有方向，也没有焦点，只是生生地刺痛。这黑暗究竟算什么？这暴力性的震动究竟算什么？荣的话到了嘴边，可并不成形，而不协调感却越来越强。于是他一开口便吼起了司机。

“你不是说你到了这儿就认识路了吗？！这到底是哪儿啊！”

“您这么说我也……”

接到一个长距离的贵客所带来的幸福感终于消失殆尽，司机露出一副“你是哪根葱”的表情。但荣并没有看后视镜中的司机，也不觉得他刚才的发言不合时宜，太过高傲。荣的出租车又在位于黑暗深渊的雪地上绕了好几圈，几分钟后，前方总算出现了漆黑的树影，不仔细看还以为是虚空。凑近一看，原来又是冲天高的皂荚树。而且还是两棵，中间隔开，仿佛山门一样耸立。下方则是从马路延伸出去的石阶，还有几乎被埋在雪里的白铁小屋顶，冰柱垂了下来。之后，探出身子的荣在皂荚树下看见了一个站着的人影，惊得目瞪口呆，随即对司机大喊：“就是那儿！”

皂荚树下的正是福泽彰之本人。深更半夜，他就穿着一件任务衣^①，胸口大开，光头闪着白光，仰首望天。他应该看见了突然出现的出租车，但他只是吐着白气，罩着衣服的肩膀微微上下颤抖，并没有跨出步子的意思。也不知道他究竟在做什么。荣曾听说这普门庵禅林在十多年前重建过一次，恐怕那是假消息吧。它没有三百多年的悠久岁月和历史，就是个典型的小破村庄的破庙。莫非它看上去那么破，是因为天太黑的缘故？他下车后再次打量起景色来。周围还是令人眩晕的黑暗。

当时的荣仍需花些时间消化眼前的惊讶和疑惑。他最先想起的是，晴子生前曾在明信片上写道，儿子平时都在北洋渔场，上岸时便会在这种地方过日子。晴子还说，筒木坂的儿子住在一个叫普门庵的地方，是个小村庄里的破草庵，但地藏堂里供奉着几十尊地藏菩萨，都穿着漂亮的衣服，还装点着五彩斑斓的风车，很是漂亮。儿子会帮寺里做些修缮工作和农活，有空就随住持去本堂打坐，这倒不是为了洗涤被鱼腥味沾染的身心，而是他似乎天生就有那种无欲无求的慧根。听那口气，远离父母兄弟，在鄂霍次克海与草庵之间来来回回的不孝子不仅没有让她纳闷，反而成了她的心头好。明信片上的普门庵逗留者，居然变成了眼前这副可怕的模样，站在荣的面前。世界像一张被拨开的膜那样激烈摆动。荣抵挡着比来时更猛烈的困惑，凝视着五米开外的福泽彰之。那是彰之？那暴乱的身体暴露在寒风中，简直不像个出家人。健壮的裸胸下，心肺悄然呼吸着——

① 僧人打扫卫生或干活时穿的衣服。

荣忽然想起的，竟是刚赛完一场的体育运动员的虚脱，以及刚和女人交欢过的男人的暗淡的性感。可瞧瞧这景色，瞧瞧这雪，这两种情况都不可能发生。但荣那只阅历丰富的鼻子告诉他，眼前的人和那两种情况很相近。荣不知详细情况，但那的确是与男子的身体直接相连的某种悦动，某种悸动，某种烦闷。话说回来，我见过这副模样的彰之吗？荣又开了眼界。对了，那个比冬瓜片还小的，小得出奇的脑袋。瘦得皮包骨头，别说脂肪，就连血都挤不出来！上一次见到他，是一年前的晚秋，在野边地的常光寺。

但那偏偏是分家八户福泽的入赘女婿——不，是国会议员福泽荣的财务秘书——保田英世的葬礼。他自杀了，犹如晴天霹雳一般。各种悬念与杂务从天而降，让葬礼一片混乱。光是管账的秘书自杀还不够不寻常。那场法事排场极大，把全家人都召集了起来。法事会场两边的遗属席上坐满了野边地的福泽本家与八户分家的人。他们投以恶毒的眼神，仿佛在说，我绝不会原谅让我如坐针毡的罪魁祸首。荣在包围着宾客的念经声的漩涡中，品味着少有的五脏六腑的混乱。他伸长脖子，眺望起正殿大间的僧侣们。平时的他是绝不会这么做的。祭坛正面是身着正装的导师，身着绯色的法衣，坐在交椅上。他后面是身着紫色法衣的两个两班^①僧侣。再后面是身着墨染袈裟的三个役僧，背对着荣。荣的眼睛停在役僧苍白的脑袋上。那天，荣本就有些乱，再加上宾客和记者们的视线都对准他，所以他一开始也不知道自己究竟看见了什么。听了一会儿死

① 禅宗寺院的东序和西序。

气沉沉的，咒语一般的《大悲心陀罗尼》后，他的视线再次停留在役僧之一的脑袋上。这次，他看了几秒钟，暗想那东西怎么跟个青苹果一样……

后来烧香时，他站在东序的遗属席，这才瞥见那僧人的脸。荣瞧到对方的真身，大吃一惊。那苍白的小光头和袈裟下精悍的背脊与肩膀是何等锐利。难以名状的畏惧和厌恶袭上心头。话虽如此，他上次见彰之还是一九七六年年底——晴子的葬礼上。阔别数年，关系不免疏远，何况荣对彰之本来就没有特别的感情。若要有，也该是彰之有。然而，人家彰之是独坐大本山好几年的云水（禅宗僧人）中的云水啊！禅僧早该放弃生死大道，他又哪里会有诸缘？荣思索着这些杂事，兴许是不想去回忆最重要的英世。他难以自制，一次次偷看那青苹果般的脑袋。须臾，导师与带头的役僧们准备离开大间，彰之也自木板间站起。那高大的身躯，仿佛深海的逆戟鲸突然浮出水面，魄力十足。悄无声息推开空气的身体，发出沸水般咕咚咕咚的波动。那站姿仿佛在说，你们看得见吗？没错，那站姿，那险峻……

荣用“险峻”一词形容了五米开外的异物般的身体。

他终于开口道：“你在那儿干什么呢？”

彰之将头微微转动了些，但不知究竟有没有在看路边的荣。在他回答之前，还有一段不可思议的沉默。之后，他的身子突然冒出一句简短的回答，那凛然的声色，是荣没有听过的。不，那是出现又消失，无法触及的锐利之声。

“秋道逃跑了！坐朋友的车逃跑了！”

秋道是谁？逃跑又是怎么回事——

荣没有等候彰之的解释，只是重新品尝着渗进身心的悄然。抵达机场，跨出第一步之后，双眼双耳与四肢就变得不正常了，粗花呢的厚大衣下，就连背骨也不像是自己的了，反而像是其他陌生男人的一般。你究竟在这儿做什么？究竟在期待着些什么？没有底气的声音。抬眼一看，唯有昏暗的雪，将所见所闻全部吞噬——

这时，彰之又发话了。

“来本庵有何贵干！”

“来附近办事，顺路！”

荣吼道，但声音被厚重的风声所阻挠，根本回响不起来。“请小心脚下！”连彰之的回答都像是暗幕背后传来的一样遥远。彰之先一步朝玄关走去。哗哗……他拉开木门，抖落门上的雪，回头望向雪道上的荣。

石阶上留着被人踩乱的雪，都冻住了。荣迈着不稳当的步子，小心翼翼地一层层往上爬。几十秒间，他忽然想，半天前才用这双腿迈上国会议事堂的楼梯，难道这腿脚当时也是这样？无奈，记不清了。草庵的玄关没有一点亮光，彰之赤足踩在雪上，越发像个陌生的和尚。他看着荣。荣的头顶又传来皂荚树的轰鸣，倾泻在耳边，仿佛要再次将这黑暗敲碎。

走过玄关的水门汀，便是本堂的八尺间。站在木板间，脚下仿佛踩着冰块一般冰凉，还没来得及思索什么，身子就先抖了起来。本堂大概有三十张榻榻米那么大，借着雪光，